

本土文本



乡下爷爷 (小说)

□刘剑波

绘图
瞿溢

江海新韵

听三首吉它名曲 (组诗)

□汪益民

那西索·叶佩斯:
《爱的罗曼史》

诗歌的弦外之音

直到一场雨水将我彻底
击穿:

那一天 当我醉卧归途中的客栈

半夜醒来推开盥洗间一扇小门

不期与屋外嘈嘈切切的雨声撞了个满怀

那一瞬 我的手停留在门把上

眼睛一热 泪水夺眶而出

雨滴

弹奏了一颗游子的心

费尔南德索尔:《月光》

也许 这遍地铺开

又收紧的石头

只有凭借一枚月亮

才能缓缓打开秘密

这将意味着要褪尽群山于众石之上裸身行走

意味着孤独疼痛

逆着光线的河流蹒跚而行在意义的背面生活

那是经历了无数个秋天从钻石上磨炼出来的聪明也是大海和夜色

遮掩不住的容颜和光华

今夜 它掠过绮户、楼阁,和远处的故乡

履新之路,草木葳蕤,花朵摇曳

它将一只小船、一个大醉之人 放置于一曲梅花笛中

半庭芭蕉 一池残荷

几树新枝 桃花的粉颊

秦砖汉瓦 外婆家河边的茅屋顶

新居窗外两排金属晒衣架……

雨滴是个好手,总能够如抱绿缔

为我挥指一弹

经历了很多世事

明白了浅显道理

雨滴其实和我质朴的爱人一样品性

反复展示她的纯静与善良

直到我能够听懂

怀着诗歌 像蚂蚁一样在大地上兴奋疾走

九行诗 (三首)

□陶晓跃

一
芦叶打闹的声音将绿举
在水中

清丽柔婉。风吹着民间的小调滑落

暮色念着夕阳

你采一片芦叶,折成童年的风车

我摘一片芦叶,叠起儿时的口哨

风车缠着风,转出迷离的青涩

口哨却吹不亮记忆的声响

青梅挂在了棟树的梢上

竹马已不知去向

二
那夏,坐在一片草地

看云抹着月亮的脸

你走在草地上

我走在你身边
你看月亮,很近
我却看不清你
草,弥散着泥土的味儿
“月亮真甜”三
我来得不是时候。错过了水的起伏,花的开落
你用残缺的花瓣,在水边摆成“心”的形状
落寞的红,便一路走向亮
月亮光
蒹葭苍苍,摇曳着千年的故事
我却说错了细节。忧伤
逗着你的眼神
携着行走的伞,彳亍在雨巷
你的背影侵蚀了花香
一只水鸟自在歌唱

圩塘寻踪话四季 (散文)

□蒋志刚

古时南通是一片沙洲,由长江冲积入海而成。据说从宋代开始,由于沿江一带地势低洼,为了防洪抗涝、便于生产生活,先祖在居住地筑堤挖塘、疏通水系,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村落聚居方式——圩塘,在港闸地区就有四十多个。

也许缘于小白龙的传说,我的衣胞之地叫白龙三圩。圩塘呈条状地形,与长江平行走向,东西长约三里地。整个圩塘划分着近二十个园基,每个园基居住着三五户(或一大户)人家,园基前面都有个河塘,由土坝头通往外面,坝下有涵洞,塘水相通;园基后面有一条横沟,架块小木板桥便于出行。园基与园基之间,有一条夹沟相隔,夹沟连通河塘和横沟,而横沟的两头就连着河港直通长江,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水系网格。圩塘前后,就是祖辈赖以生存、耕耘劳作的连片农田。登高远眺,村庄与农田相间,园基傍沟塘而筑,草房瓦屋掩映于树木竹林之中,恰似一幅《江畔村居图》。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圩塘就像一个温馨舒适的窝巢,更像一位慈祥善良的母亲,遮风挡雨,悉心呵护。当年圩塘里的童趣旧事至今令人依恋难忘。

圩塘的春天是最美的季节,到处生机盎然。清晨,当我倚靠着门框,揉开惺忪的眼睛,春阳高照,烟雾迷蒙,确有一种“醉春烟”之感。院子里的桃花开了满树,屋前的油菜花一片金黄,墙脚边的野花星星点点。从墙上的泥洞里钻出来的蜜蜂,悬停在花蕊上方。沟塘边的芦苇、茭白等水生植物长出了芽叶,河水在绿色的映照下,变得更加清澈透明。苇草随着水流摇曳,几尾小鱼穿梭其间,一只红色蜻蜓

静静地立在芦芽尖上。有的小伙伴提着淘箩、网袋来到塘边,捞到一些小鱼小虾,放入盆钵里,津津有味地观赏。有的小伙伴,用一根细线,一头系块白纸片,一头扎在竹竿上,跑到菜花丛中引诱粉蝶翩翩起舞。还有的小伙伴,将芦叶折成风车轮,穿在芦苇棒梢上,迎着风不停地转动。从头顶掠过几只燕子,牵引我的视线,望向远处的田野。前方是连片的农田,拔节孕穗中的麦田绿波荡漾,旁边的几块水田里,膘肥体壮的水牛在埋头耕田。刚脱去稻壳、穿着单衣的人们,忙碌着播种育秧。“喳喳喳”,几声脆亮的鸟鸣传入耳中,是河边的榆树上有只喜鹊,翘着尾巴欢叫着。圩塘的春天,就像一张水彩画稿,由黑白渐渐变成淡彩,继而五彩缤纷、姹紫嫣红。

炎热的夏天可能是多数人心生厌烦的,可在圩塘孩子们的眼里,却是一个心生欢喜的季节,因为许多有趣的玩法可以带来无穷的快乐。赤脚走在发烫的堤岸上推铁环,赤身泡在河港里打水仗,走村串去看露天电影……从早到晚,乐此不疲。一个酷热的午后,大人们将桌凳搬到树荫下,或卸下门板搁在门槛上,轻摇蒲扇进入了午休模式。我邀上两三玩伴,肩扛捕蝉工具(一根长竹竿,竿梢绑上一个铁丝圈起来的小塑料袋),顶着烈日,直奔蝉声大噪的地方而去。来到树下,仰头踮脚,屏息凝神,轻轻地举起竹竿,将塑料袋口慢慢地伸向趴在树枝上的蝉,在快要接近的时候,迅疾一扣,蝉就飞落袋中不停地扑棱,成了囊中猎物。沿着圩塘周边一圈下来,总能捕获几十只。回到家里,大部分战利品成为鸡鸭的美食,偶尔将几

金色是秋天的主题曲。当开镰秋收的帷幕拉开后,整个圩塘就像一个战场。黄澄澄的大田里,割稻的、捆秆的、挑运的,挥汗如雨、口号铿锵。战场中心应该是塘边的打谷场,机声隆隆,尘灰飞扬,人头攒动。四五百平方米的场地,除了北面的一排仓库、牛棚,另三面连绵堆着高高的稻秆垛。场地中间装有一台脱粒机,在马达的带领下飞速运转,几个操作手捧着稻秆有序的轮番上机脱粒,旁边捆草、堆谷、装袋、搬运的,各司其职,忙而不乱。几个小伙伴却玩起了“躲猫猫”游戏,由于草垛粮囤构成的复杂地形,要将躲在暗处的一个个找出来,确实不容易。有位小伙伴在

只放到煤球炉上烧烤,一股焦香扑鼻,蝉的肩肉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上等的休闲美食。夜幕降临,天空繁星点点,纳凉的人们在竹榻上或坐或躺,一边拍打驱赶着蚊虫,一边东拉西扯地聊天。我急匆匆洗完澡,随着已在门口等候的小伙伴们,拿着手电筒,握把小鱼叉,到河塘边转悠起来。也许是因少了外来干扰,或是鱼类生物习性缘故,鱼儿在夜晚喜欢游到河塘边觅食集聚。我们蹑手蹑脚地来到芦苇稀少的岸边,顺着用手电筒照射的光柱,清晰地看到鱼儿在悠闲地游弋着。这时,你只要“稳准狠”地将鱼叉往下一戳,鱼儿往往就会被扎住。有的大鱼力气大,在被扎后很容易挣脱,需要小帮手沉下身子,连鱼带一起捕捞上来。截鱼过程紧张而刺激,伴随着阵阵蛙声、点点萤火和习习微风,充满了情趣。当看到端上餐桌的河鲜美味,更有一种劳有所获的成就感。

冬季的圩塘变得简约而寒瑟,树上的叶子早被秋风刮走了,树枝像曲折的线条无序地伸向空中;河塘边的芦苇被齐根砍去,露出光秃秃的河坎;打谷场上,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在草堆里觅食。“老鹰抓小鸡”“官兵捉贼”“冰上打陀螺”……多数孩子的手脚生起了冻疮,仍顽强地进行着驱赶寒冷的游戏。不知不觉中,春年正悄然临近。在腊月里,蒸馒头是圩塘人家的必选动作。由于技术、器具等因素,普通人家一般难以独自完成,需要一户牵头、几户联手方可搞定。每到这时节,整个圩塘炊烟袅袅、热气腾腾,搬柴火的、送面粉的、拿锅盆的,抬筐的、拎桶的、推车的,都在圩塘里穿梭忙碌。和面、发酵、包馅、拉条……制作工序颇为复杂。轮到我家开蒸,已近半夜,坚守在制作现场的我,依偎在灶膛旁的柴堆边,照着大人的吩咐往灶膛里添着柴火,脸蛋被灶火照得通红,眼睛里跳动着燃烧的火苗,周身感到暖烘烘的,心里充满着对春天的渴望和未来的憧憬!

光阴荏苒,圩塘,萦绕心头的永恒记忆! 阳光明媚,圩塘,萦绕心头的永恒记忆!